

大逆族之中亦奉奉修尚自是无復屢倖矣
寇陷長安在宜楊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
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
憂迫在手頃刻而審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
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

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
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
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
參差泉聲激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
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闈深嚴層城煥麗金
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
褒袖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
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太帝君所主何
國某未嘗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
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御太帝君也
上理斗極下統艷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
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
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聞
籍嘗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
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

朝謁太帝叩額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
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詰其
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達
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
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
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來得乃旁有窰穴匿
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饑渴足疾亦愈時暮
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
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掘而出之具述經靈驗
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宗士

道教靈驗記

虔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虔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因表晃亂後
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
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
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
水上盪梁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
模範之跡滿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
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
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
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
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
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象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
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
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
奉候眾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
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

千餘斤數人挽拽舉者百許斤爾白後時亦飛去旬日却週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并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大飛仙禮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闡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是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大徹盡類以巨石撞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異狀中聞闡異之今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上山繞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專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專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誠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呪至是任專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長刻佛呪

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奇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云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離陳文狀云觀无道士鐘在草中常用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嘗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解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實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股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聲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赤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赤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造云赤赤木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其絕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童子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感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搖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為鼻鼻下平闊其頂

圓大圓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迥非鐫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有光影時或自為為隣里所異不敢戲隱奉表進焉救賜景龍觀黃菓前此鐘猶在靈應

中盤厓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有鼻以下頰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偏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坡端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三成如盤厓古鐘之狀於其殺厓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層曲相繁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固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銘驗

黔南鹽井中因推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无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

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馬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來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華嚴師修葺受蘇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都黃

外柳聽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奇妙乃重裝修作蓋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備蘇壇內供奉者畢李紹命實為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選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高跡

寺僧頗求此鐘不得既知鑄勅銘篆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沉於鐘乎又有香鴨器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

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籠道具實於囊中屢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尋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闌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殞死矣其餘徒黨羸情

○ 疑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華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辭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重釋之狀昇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究驗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鼓效之徒遺失之物詩訟不決之事沉澤抑屈之情焚香扣鐘立有明効至有日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鑿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

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撲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証調究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

○ 實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无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為鼻以系於屋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纖速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群易其

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違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音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審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無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

於地下有年矣汝不迷出者必有大欲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弄白郡守置於闕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聲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惟觀鐘州官獲取入寺驗

洪州遊惟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稱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緇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者其邪幻將加重法官更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擅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

大道本侍者斷其頭乘即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鬚髮在其前遂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惟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軀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屋展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魔咒界天之日留劍及郡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身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郡功錄難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冷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墜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平謙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

有所言雖謫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鉞門人今其綴鐔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鐔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臾數斤反扁其門以巨石為礎熾炭鑊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錘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鐔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若前負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復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爆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

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添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愈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雷迅電驚震數四至已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使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霧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

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葦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歲印於堂屋瓦中墜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頌心崇道以縣邑無觀實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勳名素重懼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剋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帥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

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況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灑之曰雨至即愈無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蹻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蹻真人竇先生受龍蹻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度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三司之尊勃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畧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為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樵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

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役鬼神
 顯慶中高宗微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
 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大壇設大醮城中士
 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眾皆大
 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
 病為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劫之其病
 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
 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越
 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馬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
 永常宜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
 修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
 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
 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
 必為攝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
 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
 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
 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
 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鏘武器之屬

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
 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曰某乃本
 命神爾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
 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
 蔚媿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箠亦享
 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
 到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崔圖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
 次馬忽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
 射之馬作人言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
 會竊取汝三十千錢私與小女為娼資不告
 於汝吾死冥司罰吾與汝為馬八年今限已
 畢吾將死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
 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
 亦流淚曰吾為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為
 替目之婢仍復啗啞圖聞之號哭言曰如何
 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
 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圖收葬其馬
 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

至第三夜圖聞和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
 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
 間願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
 母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
 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
 賴汝夫婦為吾修無上黃籙齋功德一切
 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
 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
 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
 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
 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為靈州
 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
 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
 百餘歲寵醉歌廬前謂景通曰吾飢有何所
 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
 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
 亦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
 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

書一符擲於空中遂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慄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放他完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今吾轉轉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比罪報遂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規官務公事數闕兼患風勞久未痊瘥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壁婢所致也母今貸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貸其婢與婢為計遂燒其母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

忽即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眾生罪業重大無過黃籙道場折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諸幡蓋歌讚禮懺懺悔拔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為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原赦准罪婢春紅今瘡疥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鄂州羊角山請為道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修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醜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

因此方兒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烏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禳禁方術公遠曰冤魂所為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奉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二日之後烏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冤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救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冤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聖尊像葺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沂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

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
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
幽魂咨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既如此何以免
之二神人曰汝速為冤魂告天發願請修黃
籙大齋拔贖亡者如此當克失利韜如其言

即為發願關羽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

夷陵也集乃修黃籙道場三日前二神人復

見謂之曰冤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

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

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

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冒襟也古

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

己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

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祐祐

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

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

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

領兵却迴自益蜀亦削弱矣

公孫瓚修黃籙齋懺悔宿冤驗

公孫瓚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

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
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
人持刀劔弓矢入其家擒瓚殺之瓚流汗驚
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
痛求死不得瓚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

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

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

人一往求問也瓚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

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

衆冤所為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異可

愈爾其子以此告瓚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

七日至第五日瓚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

闢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

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龍鳥獸猪羊牛馬

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

化為人飛空而去遂迴化畫青童曰此是汝

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

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瓚乃平復

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隱慕幽境

直至日晚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

若住宿宵必恐僕從飢餓此有徑路可以還
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
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瓚與僕從
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
得一所在瓚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聖

六